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彭城集卷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sub>臣</sub>馬履泰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sub>臣</sub>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朱紱

謄錄監生<sub>臣</sub>鍾拔元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二十五

宋 劉攽 撰

表

謝神宗御集表

伏惟宸章下賁，節室為榮。祇荷寵靈，不任榮抃。伏以神  
宗皇帝聖繇天縱，道隆日新。受命穆清，饗國之歷。縣永  
儲恩，參兩稽古之事。著明亦猶唐堯之煥乎文章。夏禹

之躬于律度稽藻奮發聖謨精深寫河漢之昭回暴陽  
秋之和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惟善繼文極化成明  
發黜猷繼承祖武不獨祕河圖于東序嚴策府于春山  
乃眷具賚錫之副本永宣室之顧問嘗耳訓言畏軒臺  
之威令恪遵遺法感慕徃遇炫耀新恩企聳怔忡罔知  
所措

兗州謝皇弟授泰州節度使表

伏奉詔書以皇弟顥進封雍王特授司空仍舊充鎮海

泰寧軍節度使告諭軍民存問父老者臣卽時奉行宣  
布訖天慈深厚民望悅隨伏惟皇帝陛下仁撫萬邦愛  
先九族並建明德用啟金路之封加等懿親申錫褒章  
之賜眷齊魯之奧壤餘聖賢之舊風俗本詩書地崇藩  
屏以元帥中權之任兼上公賜履之榮自我熙朝備茲  
典策臣猥以蕞質叨持左符寅奉德音側深愧藻

為馮參政久旱待罪表

臣聞稽稷文感盛王之所以而稽陰陽失和代工者乃

宜蒙責賜思天職博究輿情其最飾辭以析免咎伏念  
臣等器識淺近智術迂踈濫叨調鼎之司獲預貳公之  
寄上之不能將順德美睟萬一于清光下之未嘗進顯  
材良資參贊于善化曠日逾久竊位旣彰足以感動顯  
蒼乖戾恊氣是以亢陽為沴閔雨歷時宿麥秔稗而莫  
收首種萌芽而復瘁陛下憂勤民瘼寅畏天明避正寢  
而不居貶常珍而弗御簡賦已責議獄緩刑詢芻蕘之  
片言走圭璧于羣祀何聖心克己之至此而善應旋日

之漠然豈其有他凡在臣等乞從故事以正刑書策告  
咎殃退還士位益從夢卜之舉庶格股肱之良于以上  
當帝衷下慰民望

又

近以旱暵為災燮和無狀需章自請罪斥是甘聖恩含  
容尚加宿留覲顏踧踖彌用戰兢臣等聞應天之理必  
先實而後文行法之要常始近而畧遠以臣等廁迹公  
輔預聞幄謀不能廣宣上恩導迎善氣惟天人之際悖

理者既多故風雨之節咎徵其有在致陛下躬雲漢之憂閔甚桑林之禱祈重祿所私何心自處然則推應天之實責臣等之尸曠實亦至矣論行法之近顧臣等之忝竊近何加焉伏冀淵衷垂奮英斷敕從罷黜以戒負乘闢賢路于方將協天威于陟降輿情既洽吉祥遽臻臣等雖復退迹于編氓固亦蒙恩于鴻造

謝中書舍人表

處非所據榮以為憂命屬已行辭不獲免祇膺寵渥內



集醜頌臣聞憲度著明帝虞則二典之制號令溫雅矣  
漢有三代之風是皆鼓舞羣黎丹青醇化覃渙汗而莫  
逆騰英聲以無窮洎于本朝尤當茲事彛訓皇極筆古  
天常爛乎河漢之章愔黃風霆之運是以贊書之任稱  
曰材難代天之工率由德與豈容膚淺得預束求伏念  
臣文謝天成學非師授窺陳編而竊取追暮齒而益衰  
可以小知詎為達士闇于大較是謂鄙儒方踐迹于鳳  
池必貽譏于鵷翼而况上恩深茂睿旨稠重置衡石之

程書異臺郎之近例所以待老成碩學之士欲全其難  
進特達之風愚敢望回事同始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神謨妙萬聖度惟幾九德敷施既能哲于多士一善兼  
取無求備于匹夫致是蠢愚猥承甄擢敢不兩濯捐志  
磨厲下材出身加民必慎樞機之正極天蟠地用期輒  
軌之行

謝太皇太后表

右垣司業內史贊書世謂殊榮士惟慎東內惟虛尊默

懷戰兢臣聞仲尼養徒別言語文學之第鄭國為命舉  
討論潤色之上蓋人材各有所長而邦事急于先務言  
而文則行之遠仁所厚則覆已周何況帝統當天海萬  
多士風動而黎氓從欲雷行而渙號必孚所使演綸每  
皆籲俊賦政而四方爰發馭臣而八枋贊襄未嘗乏賢  
豈資代置臣早以無庸之質得陪中祕之聯文不能出  
衆而効奇志不過循常而執一遂從吏役浸易歲華迷  
簿領期會之繁廢經術翰墨之事敢期選掄所及么麼

弗遣召使遄歸不待三年之計免其課試無拘一日之  
長忝然叢軀倏躋華貫駕蹇何補衰憊愈羞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聖總幾深治先本要心用若鑑效以形  
者莫我遁逃與物為春因其生而曲加覆露不忘承學  
得預代言謹當行其所聞強所不迫韋絰並用慎何至  
于十思寢寤周防幸無違于四禁

賀克復交趾表

伏聞安南將帥克復交趾李乾德請降以廣源州置順

州者廟勝萬全方隅底定闔地千里申威四夷伏惟皇  
帝陛下仁育羣生化周無外以乾坤之覆燾在政喙莫  
不涵容而陰陽之慘舒施雪霜致其肅殺是以豫順之  
舉爰整惟時乃眷海蠻敢侵徼候譬蠱蟲之螫在所驅  
除而介鱗之微何煩經畫先聲臨境醜類望風破膽殞  
心折馘係頸尚游魂于頃刻復徼幸于萬分露布轅門  
歸死軍政帝虞之苗民逆命志實昏迷周宣之蠻方不  
回蓋同常武土田全歸于王府縣邑樂輸于地征無鬼

方三年之淹包越裳九譯之廣論我功德邁于古初臣  
限守郡符阻陪朝列亟聆吉語深極歡心

京東運使謝上表

臣稟生疎薄為器滯卑志在詩書本求名于稽古耳剗  
律令亦有意于治民竊自深思嘗試勉力不知足而為  
屢是匪難能懲于美而吹鑿乃非適變顧惟內恕濟以  
敢為務合人情儻究吏術向者叨付連城之守迨及三  
年之淹資是愚忠謹行壹意得免下中之課以逃負乘

之羞豈微幸之可常或不虞之致譽今乃驟叨持節乃  
寄典州爰暨海隅必宣使指覈名實之臧否則吏員至  
繁商功利之重輕而民賦逾廣揆茲孱弱何足堪任猶  
用入聞以希來效伏惟皇帝陛下幾深成務俊乂在官  
股肱備于惟良輪桶周于末用兼聽疎遠無棄妄庸臣  
冰淵寘懷犬馬圖報勤將補拙必無餘終食之間力不  
辦心但冀免素餐之愧

賀公主生日表

星婺儲精椒風介祉誕彌伊始溥率同歡臣聞周宣中  
興詩詠維蛇之夢帝乙盛德易贊歸妹之休蓋王化大  
成仍備肅雍之美景命孚佑必多蕃衍之祥恭惟皇帝  
陛下仁育羣生道濟無外體淳素以正德躬文思而保  
民華夏蠻貊之區罔有後服風雨寒暑之節未嘗不時  
日監在茲天休斯至均序貫魚之寵驟聞就館之期然  
則千齡之符屬當于盛際百斯之羨甫驟于將然臣假  
守外藩阻陪廷列預聞休慶喜不自勝



為唐參政讓加恩表

陽郊受職獲與祭以為榮綈檢推恩顧空官而自愧仰  
懇虛投敢憚責言伏以聖王謹用人之方嚴馭貴之柄  
爵不嫌于遴簡賜不誤于無勞未有駢繁寵光赫奕休  
命驟以一旦併集非才今臣備位宰司無補國論徒以  
從泰壇之祀祀霑大賚之餘休慶出不訾動知非據實  
有功之名號增陪敦于土田階叙已崇勲策兼茂雖三  
錫之命殆不過茲而四海所觀將致竊議伏望皇帝陛

下矜匹夫之小諒開愚臣之自知收渙汗于繆恩息怔  
忪于悸魄使負乘之刺少弭于多言則乾坤之私更深  
于鴻造

謝郊祀加恩表

危誠自竭冀悃悃之聞天聖造曲成示艱難于反汗進  
被休寵俯慙厚瀕臣聞靈承帝事拓后所以保鴻名錫  
予善人有國所以均大賚蓋德所覆者大則其仁廣禮  
所用者重則其度深伏惟就陽上儀本朝盛節凝顯穹

之駿命揚列聖之丕圖宜其需澤九垓進律在位而臣  
猥以斗筭之器屬當輔弼之聯非籲俊之素材無圭璋  
之美譽迫茲褒賞顧所積重承命若驚措躬無所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道隆履載禮備股肱顧體貌之所存推  
慶賜而加重用是朽鈍亦叨顯庸敢不夙夜永圖彌綸  
褒職庶盡致君之願以無假器之憂

為韓侍郎讓加恩表

崇丘歲事均景貺于黎元多士盈廷濫徽章于叢品仰

慙非據輒控危誠伏念臣志謝肅雍器殊膚敏巢穴寡  
見非機衡之可居樸樸短材豈薪樗之宜及徒以廁幄  
畫之餘論陪郊時之上儀進慙顧俊之求退乏秉文之  
美豈意叨衆渥澤超越等夷疏功號而策勳增階叙而  
進律事盈三錫寵集一時不俟人言知其虛授雖徼天  
幸敢或自安伏望皇帝陛下矜憫幅之愚衷察滿盈之  
至戒許還休命特寢豐恩下以遂微臣揣已知分之誠  
上以隆聖朝酌言聽卑之要外息曹謗內寧陋軀戰兢

之餘跼蹐以冀

謝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表

威顏咫尺惠澤自天弱植負乘措躬無地伏以合宮盛祀上帝眷懷迺惟逆釐于三神是用大賚于四海宜得膚敏奉璋之髦士肅雍在廟之藎臣顯相有嚴同福惟允臣智術蕩薄宦閑閭疎身綰符章心馳象魏曷嘗仰瞻度庭之邃宇親覩燔燎之升煙遽沐豐恩猥加寵錫命以開國殆其曠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施無頗誠

心兼覆如春陽之播物勾萌弗遺譬大明之麗空容光  
必及以茲多幸無棄瑣材敢不勵心冰淵謹身檢柙或  
千慮而有得亦十思而後行庶竊微勞仰酬鴻造

封開國男謝太皇太后表

禮成宗祀慶及溥博厚澤所需孤生蒙與伏以爵列非  
一皆號諸侯臣職雖微亦在五等本朝崇馭貴之典制  
開國之榮雖曰虛爵曷嘗輕授臣學術無素功緒罕聞  
以積日之微勞廁寘行之近列詳其位著稍異等倫追

茲釐事之成非有裸將之助上惟界胞翟之賤不忍見  
遺收薪樵之微足期廣照率循舊典爰假寵章夫何錫  
命之榮濫及妄庸之品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幹維  
鴻造綜輯化原九德事而後又在官五氏修而天地並  
位況所賚予無間邇乃眷憇愚曲從甄錄竊聞義易  
所戒勿用小人商書有言罔及惡德臣頗知自省敢弗  
盡心益修衰朽之資無負生成之賜

賀平西南夷表

得進奏院報伏聞經制瀘州夷賊公事林廣奏已至羈  
縻歸徐州破蕩蠻賊班師奏凱告語上功威震鬼方慶  
通寰宇臣聞猥狁匪姑周宣出征昆明不通漢武致討  
先王之于四海雖亭育焉不殊中國之于百蠻亦驅除  
之而已是以荒服崎嶇之域容致龔行豫順之師暫費  
永寧一月三捷伏惟皇帝陛下道周無外仁濟有生德  
業著于日新神武臻于妙算自跋行喙息之類皆得陽  
和而雕題被髮之氓率知面內何乃焚僮潤蠢瀘水不



毛鷗臬未知于革音蜂蠆潛懷于肆螫實王胤之所不  
赦宜天討之所必加命將修戎槎山除道成算出于帷  
幄選士奮于批貅穴處巢居不悟雷霆之至草薶禽獮  
如經燎火之餘于小醜足以深懲在憬夷莫不畏服邊  
徼斥廣戍堠晏安廷議僉同固無屈朔方之策琛獻縻至方  
騰上樂木之詩臣官忝魚符身遙象闕預聞嘉慶喜不自勝

謝授官表

豐恩驟委遜請弗從祇服寵休特深戰栗伏以聖王與

人不求備故裕于任能有功而見知故樂于行賞是以  
鉛刀一割之用駕馬十駕之勤以為成功悉均懋典如  
臣者智乏觀物之節材無出類之奇臨衆治民不暇乎  
繩墨之外奉令承教亦幸其塵霑之增悉由洪恩僅免  
官謗乃復有其不逮藉以為功增秩中臺參聯近禁是  
實逾涯之寵抑多彼己之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化威  
陶鈞仁兼天造循名責實以周務記功忘過于用人底  
是羈安過叨需澤謹當服勤無怠浚明自修羔羊素絲

之風所期于正直深淵薄冰之戒增重于戰兢誓以愚  
忠仰酬至德

賀破滅儂智高表

得進奏院報蠻賊儂智高已行破滅者蠻區荒忽容有  
不庭王師飛騰古稱無戰天威振而電掃凶巢剝而霧  
除臣聞帝虞至明苗民後服商宗盛德鬼方弗賓或三  
年而有成功或七旬以之未格蓋恃險與遠敢干霆電  
之誅而取亂侮亡何損乾坤之化伏惟皇帝陛下常德

立武至神燭幽聲教暨乎朔南德澤被于夷夏唯是反  
復烏合之寇其敢盜弄潢池之兵丁策墮爲微暉吹蠱  
得以倔強漏刻創病黔黎陛下進厥虎臣授之廟算豫  
順而無遺策節制以嚴靈威醜惡殲夷遐俟砥厲反戶  
之俗既安于震驚重譯之此無隔于琛賁臣濫分符竹  
祇畏簡書懷請纓之心不得顏行而自効聞獲嘉之慶  
無任鳬藻于私衷

賀擒儂智高母表

寇魂假息頃延漏刻之期天威照臨旋殄鯨鯢之類伏  
以智高介鱗同類蛙黽與居主一女子之狂謀興數十  
百之羸衆晏然自得如側貳之復生少焉稽誅勞方虎  
之復出而後鷗張斂迹鼠竄祈生陛下威信決乎乾坤  
刑賞揭于日月士或請纓以思奮人皆剗刃而爭生果  
聞獲妖梟之巢窮狡銳之穴係頸來獻漏罟蓋微方將  
淑問辟雍之庭鸞鼓橐街之邸大明中典以示憬夷臣  
濫守郡符幸聞戎捷欣愉之至啟處不勝

為宰相賀擒鬼章表

伏見蘭會安撫司奏今月某日某人領兵至洮州擊敗鬼章軍活捉到鬼章者天威照赫師律訓齊深入妖巢生致渠首伏以鬼章裔夷小醜獷獸為心蒙被國恩不知報覆侵犯邊圉數有震驚遂敢交通種羌結為黨與解仇合意伺隙成謀賊傷屬國之人竊據柔障之地先朝所不忍賞聖算嘗此留心至于罪稔禍盈天棄神怒偏師繼出元惡就擒昔商宗鬼方至于三歲漢元郅支

遠在萬里而皆斬馘血刃之功率非係頸獻囚之事矧  
其淹積歲月勞勩師徒豈加廟畧無遺虎臣思奮會未  
信宿已報翦夷吉語亟聞戎捷交上雪邊人夙昔之憤  
奪諸羌前却之心追視古先莫可倫比伏惟皇帝陛下  
神武天縱睿謀日新任衆材而責成因常德以立事運  
陶鈞而獨化其易轉圜覃上仁于大同既思率服仰繫  
睿斷迨此成功臣等叨預弼諧無裨鴻造奉承嘉慶徒  
切歡愉

知蔡州謝上表

伏奉詔命授臣直龍圖閣知蔡州軍州事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訖疲瘵之質力不迨于戡蟬濛涌之恩榮復叨于分虎未知補報徒積慚羞伏念臣賦性迂疎稟生竒薄偶不遺于昌世幸得寘于周行驅馳歲深心慮日耗脫身藩郡貳職祕書本以文章漸見收于鈞冶至于遲暮竟獲寵于蓬山質之常情實為厚願而臣結轡邁病羸恭弗支闕庭之儀每不勝于蹇步圖書之府敢不安



于素飧歸誠所天冀息餘喘果蒙從欲仍獲長民摧陪  
東序之華付委連城之寄失馬致福有如塞叟之言受  
粟獨多何減離疎之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欽明天縱  
聖敬日躋留睿意于其難必代工之無曠中外一體法  
廉並修以茲孱愚不獨捐棄謹當精劬農務隱蹟詔條  
推已病有瘳之心用察民瘼廣天眷在安之訓庶格人  
和

為馮內翰讓官表

伏奉勅命授臣尚書禮部郎中充羣牧使者撥煩治劇  
念非已長陟明黜幽迺維邦典尚蒙增秩仰愧鴻私臣  
聞賞不當功則重爵祿無以勸下名不責實則雖愚暗  
可以保身是以聖王考覈至精翕受有度其所頒爵未  
嘗假人伏念臣智術冥頑機靈禱昧懷愚忠而自喜挾  
斷技以無他驟玷官職遂司京邑惟輦轂之重有獄市  
之繁以今所聞謂為浩穰難治雖昔良吏或以毀傷失  
名內愧妄庸益虞尸曠需章亟請睿眷曲從卹其累日

之勞申以自天之命俾更庠尹驟正臺郎徒重高門已  
極息肩之幸上應列宿敢蒙假器之羞是用端已若驚  
白心自列伏望皇帝陛下察其知量憫似無華特還繆  
恩俾全小諒使彼已不稱之刺毋叢于叢軀則有恥知  
格之風益明于聖世

彭城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二十六

宋 劉攽 撰

表

知襄州謝上表

案攽以吳居厚之謝監衡州鹽倉  
哲宗初起知襄州故篇首云脫身

謫籍  
也

脫身謫籍縲組近藩仰荷恩華不任感懼臣早者濫承  
人乏出假使車材非所長力不自料黽勉歲月孤負選

掄是所謂斗筭之才何暇論繩墨之外然惟利術至廣巧者有餘果聞係踵之後人略取析豪之上策涇以渭濁故常畏于後生李代桃僵竊自悲于薄命遽辱黜幽之典賓由既往之愆浮舟江湖託身瘴癘無復自新之望長懷永棄之憂不謂明詔發中湛恩逮下俾復乘軒之寵仍加分虎之榮情同更生感惟出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離明廣照乾度并容紹定之初方勤心于陟降思量之際亦代匱于細微以是孱愚行從甄叙謹當勉

求民瘼恪佩官箴犬馬之心以勞力故能有養桑榆之  
景雖已老尚冀無渝

知亳州謝上表

齒髮衰暮藩鎮會繁據非所安榮以為懼昔者聖門高  
弟方六七十則所願為漢室諸儒至二千石謂之達宦  
蓋量力審己雖小邦實曰才難逢辰慕君在有道不容  
徼倖此所以前哲言志區區其若彼後賢受祿振振焉  
在茲況如愚臣本緣末學粵塵仕路不棄昌時暨忝左

符遂更三郡曹為近輔非復自憎之譏魯并泰山仍有  
變齊之舊至于渦譙名壤淮楚近郊猶龍之所誕生真  
聖是焉臨幸大朝景毫兼湯武之上儀迎年執期格帝  
鴻之純貺民俗既富官守維嚴豈伊戇愚猥叨寄任邈  
逾涯分高視曩先密焉自思仍有餘寵獸輦換舊僅踰  
期月之淹準旆越疆纔陪宿舂之費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聖神妙萬睿智極深廓久照于容光溥太和于播物  
流行彙品默化陶鈞致是小材預膺榮遇謹當布宣詔



古盡瘁官箴為身愚謀雖冀不殆于知止報國本願尚  
當謝生于自然誓殞百身勿渝一志

知克州謝上表

臣比自權京東路轉運使奉勅就差知克州上還節傳  
退就藩垣地惟督府之崇任亦連城之寄蒙被恩寵增  
集戰兢臣孤生叢軀樸學無術際逢昌旦聯實周行繆  
充詞館之華濫竊使車之選力小量重功最無聞福過  
災生道家先誠夙夜恐懼心口思惟豈曰偏州實妨賢

路亦既逾歲深曠天工聖朝明于知人義無棄物及疵  
瑕之未露加埏埴于至和錫以左符畀之便郡極臣所  
願望不及茲使臣自謀誠不出此覲顏拜賜撫已增榮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鴻造無私上仁兼愛運陶鈞于獨  
化正性命于有生致是孱虛得偕儕類謹當宣布詔旨  
詢察輿情究心農畝之艱盡力期會之事畢犬馬之賤  
志迨桑榆之末光

為韓七南雄州謝上表

長人之選明詔所先雖曰小邦實惟重寄伏以聖朝聲教攸暨書軌大同爰自三代荒服之區九譯象胥之域琛賁充牣不減諸華冠蓋相望譬若內郡蓋太和所濟天無風雨之憂而鴻化誕敷人習詩書之教且郡縣之治法令俱存勤于奉宣則當恥格伏念臣早緣世祿得預朝紳顛瞑從政之方窺竊已成之事寢以累日偶逃曠官遽叨分定之榮驟玷專城之任雖復五額遐徼百越雜居如前所云在臣率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上仁兼

覆鴻造曲成試可臣工不間毫毛之善垂意民俗用無  
內外之辭夫何謫材乃臣煩使敢不夙夜無曠悃悞自  
持并容獄市之間期于弗擾儻使吏民之論謂為不煩  
以是涓塵上酬生育

為王駕部汝州謝上表

文昌承乏久分于郎潛右輔長人濫叨于符竹材謫任  
重貪浮寵優拊懼交懷怔營無措臣聞刺史之任稱曰  
貳天漢帝有言與吾共理誠以提封千里之廣生齒萬

族之繁自非精敏足以察輿情慎密足以奉明詔莊以蒞衆惠而愛人則將大虞負乘之羞小有敗材之謗伏念臣氣惟眚窳智實迂疎學不優于治身資弗宜于逢世襲箕裘之素業承帶礪之餘勲賴何參之功慶流苗裔媿成宣之後老為大夫因累日之微勞預立朝之下列自揣涯分常憂疾顛何況畀之千騎之居假以連城之寵鵜翼貽刺鉛刀弗任臣猶自知衆亦難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天覆神化時行極帝堯知人之難柄

周氏馭臣之術，棘直輪曲，皆盡其所能。大法小廉，訖無逾于量。致茲孱弱，亦荷甄庸，敢不飲冰自修，佩韋申戒，勞徠不急，將宜民之庶幾。悃悃無華，固誓心之有素。冀茲塵露，少答乾坤。

為韓龍圖汝州謝上表

犬馬力微，非敢勞侍從之事。民社寄重，尚復預陶冶之私。祗服恩榮，不任畏懼。伏念臣才非出羣，學不盡性，本無心于通物，誤見器于晚成。越從書林，承乏宮邸，荷先

聖之殊遇如望府之具膽凡有選掄輒逾等比暨屬明  
兩正統乘飛御天仍以舊恩荐加豐秩臣聞匹士感發  
尚報德于一殮市道夸謾或相期于刎頸况臣夙昔蒙  
被駢蕃寵光惟極愚忠庶裨萬一勤未補拙何心術之  
易殫病不期衰而耄及之已甚退自循度勢難激昂與  
其非據而妨賢豈若量力而就職猶庶幾忠臣之分誓  
不踐素殮之譏需章聞天睿睠從欲委以連城之任遂  
其易地之求挾銀黃而過家分虎竹而按俗顧惟京薄

何以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綱粹精天地溥博極輪轅之用皆究所宜收簪履之微更隆求舊惟是叢邑號稱陪京民樸訟稀地薄賦簡盡心從事則詔條具存竭力効農而天時可望既庶而富謂粗可以足民蓋均無貧儻不使之困役于以報國幸逃曠官

為大卿某廬州謝表

疲瘵無似居懷犬馬之心思榮驟加如叨民社之寄伏念臣早繇世祿獲賓周行文無濟美之稱才乏克家之



譽尚賴貽訓粗知立身驅馳歷年髮有二色因緣薄效位  
至九卿寵實逾涯器成有極乃者桂林闕守明詔推恩夫  
何懦姿猥當遴選進預七臣之列出分十騎之居負乘為  
憂但自虞于致寇內熱生釁殆弗堪乎飲冰然惟義重于  
身盡瘁無貳命之所處雖殞猶生故乃膽瘳癘而如歸敢以  
蒙霧露而為解豈意天慈周物皇明燭幽矜支離之弗堪  
全獲落于無用遷秩外監還上左符事不辭難既未獲于  
愚志濟或虛受亦深畏于多言輒復需章期于從欲睿旨

俞可舊物米還幸歸卧于里閭長無望于軒陛然而太和  
所濟勿藥有瘳復勝帶裳獲齒班列秩祿甚厚敢晏安以  
尸榮筋力雖衰猶庶幾乎執御竊希小邑寡民之地得施幼  
農聽訟之方敢期求舊之恩遂委連城之寵矧復荆舒興壤  
江湖上游比屋會繁五民雜有連歲豐稔兩造用希循詔條  
以布宣司旦暮而無事微幸已甚慙醜若何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天德出寧陶鈞獨化隆俞受敷施之美故俊乂盈廷  
崇淵泉溥博之功而跂喙咸若顧茲叢品仰荷曲成敢不愚

忠是修勤拙相補豈弟宣民之效雖曰未能中和樂職之風庶云有及

為馮當世辭并州表

詩禮謀帥曾不問于瑣材文墨為功顧何堪于閭寄尚懷淺志仰訴所天伏念臣智不出羣材非經遠乏文武兼資之術無縱橫應敵之方使其侍橐禁林効職都輦應對顧問補拾闕遺尚慮空官以速刑典豈期假以中權之任付之全晉之區驟升書殿之榮仍綴金華之業

連城十數冒寵一時據非所安愧不可處沉臣以支離之質出于凶閔之餘悲憂甫除心目多懼思慮以之而眊亂謀畫不及于深長何以外振國威內嚴師律臣非所惜人實謂何伏望皇帝陛下俯鑒愚衷曲回睿眷察其知分無濫以天秩之榮許以量材則免其邊圉之任詢之輿議誰曰不然悽悽血誠叩叩于是

第二表

臣近以過竊光寵亟上封章乞還繆恩用息衆論螭螭

之響誠不足以聞天雨露之私儻遂艱于反汙復罄由  
東之懇以干留令之誅臣聞力既極者加重則貽顛覆  
之憂心之危者深慮則有眩眊之患今臣無超特之智  
叨侍從之榮以其所材適可近用乃復分兵閫之重寄  
疆戎索之大權是使臣綿力無餘重任不已也今臣更  
創巨之戚懷過用之悲疲病僅除神觀未復而使深謀  
三更之事折衝千里之都是使臣孤心愈危積慮愈困  
也如此則安得無顛覆之咎安得脫眩眊之虞職臣無

堪為國生患敢不自竭悃悃冀蒙憫憐伏望皇帝陛下  
垂大明以燭幽恢鴻造而成物不遠期以誅不至不求  
備以彊不能特寢需章俯安惇魄犬馬之報猶足用于  
代勞蒲柳之姿終弗忘于盡瘁

為韓侍郎辭參知政事表

伏奉制命授臣依前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者試職  
無效已曠責于幄謀圖任方隆復與聞于國論非惟震  
光華之寵大懼弗勝抑且懷悃悃之誠即嘗自列敢罄

狷志冀回謬恩伏念臣幼無遠韻幸習素風昔當能仕之年親沐過庭之訓教之忠者其誨篤矣守以約者抑有說焉嘗謂委質策名雖以竭盡為效至其量力度德亦將過溢是憂豈其馳驅永塗徘徊暮節當以耳順之歲決從父老之游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頃者屢邁清閒之宴每陳耿介之心以臣位列樞機事存體貌為國全退人之禮為已成裕父之私竊用深謀仍効短見雖其犬馬暮齒桑榆末光前至耆指之年尚有期月之頃

誠願賜罷機近備員冗官稍就息肩之方亦為去事之漸而後拜上章綬歸守松楸于時幸沐天慈俯鑒丹懇方且備形需求奏求獲初心何圖明詔發中豐恩逾望驟陟貳公之列猥參和鼎之司聞命載驚竊窮無所且臣始以承先臣之教睎長者之風不敢倍死而忘先不慕安祿而眈罷何乃曩言未效班寵復加質之常情實所甚愧聽于輿論其將謂何伏望皇帝陛下昭監自天從欲成物矜其朴直肯肝膈之盡言閔以哀羸極乾坤之



厚賜許還新命俾踐曩懷

謝參知政事表

天光下濟不求備于微軀師尹具瞻輒拜嘉于成命遜  
避無所戰兢巨量伏以大功之朝雖曲士得以自効至治  
之世在小官有與成功蓋上之用人必因其材則下之  
陳力不失其守矧惟謀議巖廊之上爰調鼎實之和其  
可付之非賢以累盛化臣聞望輕鮮智術闕疎幸依日  
月之光已玷機衡之任贊襄無補耄及自驚居懷曠職

之羞敢冀陟明之典豈圖渙汗猥及仍賜甄升班寵雖  
同更深委遇實周官貳公之比有漢卿副相之崇深推  
負乘若臨冰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凝神妙萬體道觀  
元司左契以為先運陶甄而獨化顧謨在服皆不足以  
仰望清光俯徇輿情凡漸進者其有所試茲以裒恭遇  
忝徽章敢不洒濯寸心激昂壯節思梁棟之任重期置  
器之必安庶極毫分仰裨萬一

謝許令羅適知濟陰縣表

准吏部流內銓牒緣臣舉留前知濟陰縣事羅適奉聖  
旨依奏除天平軍節度推官依舊知濟陰縣事報州知  
委者需章請命豈無冀于萬分宸監矜愚遂不遺其一  
得仰承嘉惠俯激懦衷臣叨居長人粗學為政至于先  
務竊所究心知親民之官不宜于數易求勤事之吏所  
見亦無多蓋嘗物色廉良假借祿位伏以羅適自臨百  
里將及一暮敷詔條在于恪恭聽獄訟號為簡諒有識  
詠頌咸謂得古人之風願民服從可以當屬城之最惜

其未盡施設遽爾罷歸輒循輿情亟陳囊奏欲緒成其  
覆簣俾仍歸于故職言非所難已自蒙于必聽靜或能動將無隔  
于蓋高伏蒙皇帝陛下大明燭幽陶鈞獨化求善不捐于纖芥從  
欲遂至于曲成縻之賓筵還畀銅墨事非前例恩出不訾在微臣  
之言乃芻蕘不以人廢惟下邑之幸彼桑榆將復晚榮

為韓丞相謝生日禮物表

恩光下濟無一物之見遺體貌所隆在孤生而逾幸伏  
念臣智非經國材謝出倫厠近鼎司率由帝力重忠信

之祿常自愧于素飧暨飭瘁之辰乃復紆于聖眷綸言  
喻旨禮賜加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儲思明良均仁覆  
燾矜犬馬之效是用記其乃生覃雨露之私所以將其  
厚意捫心思報捐骨是期

又

瞻顧天至記微生之厥初餽賜朋來增素飧之深愧伏  
念臣備員近輔無補聖時緣位著之既崇惟體貌之加  
重及此勛勞之感益懷遭遇之榮伏蒙皇帝陛下義廣

欽鄰慈均覆下錫底書于出級列多品而在庭味惟屬  
饜心實飽德誓捐軀于縻殞期報國于毫分

為趙參政謝生日禮物表

劬勞之辰不忘于聖眷便蕃之寵濫及于藁軀拜命若  
驚泚顏增愧伏念臣預聞國論曠責臺司冒竊位素殄  
之議有彼已不稱之累祿賜逾量涓埃莫酬過蒙睿慈  
每加隆遇念昔門弧之慶生適逢辰昇茲鼎饌之珍禮  
迺推食餽牽有秩樽豆兼豐仰喻鴻私曷勝厚幸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溥博廣愛敷施崇體貌于具僚示  
率循于舊典顧惟涼薄奚所克堪庶盡瘁于方將期小  
酬于萬一

為韓端明河陽謝上表

達禁林之法從預侯屏之守臣戀結宸闈榮兼章黻汗  
顏加泚循已若驚伏念臣早以微材驟躋清貫語仁義  
者貴際而尺寸見收維故舊之不遺而簪履蒙幸在時  
等比莫臣擬倫向者幸假偏州常得善他率緣聖將俯

遂私懷閔落之無庸則深護其所短矜支離之多病而并容于養疴今復付委名藩密邇近輔接二周之餘俗據大河之要津曾無貳治之資曷副分憂之寄內惟尸素實愧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明燭幽至德兼覆付當羣有則士無滯能錄善一毫而世鮮棄物以茲薄陋深玷寵光謹當推行上仁求察民瘼惟詔旨布宣而無壅則德澤漸漬而太和庶以涓微少裨鎔造

為趙尚書謝官表



伏奉制命授臣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者避賢  
鼎輔取餘責于瘝官假節方州蒙上仁于佚老復加寵  
數夙出等倫承命若驚措躬無所伏念臣智非經國材  
乏壯猷幸膺圖任之求久濫弼諧之寄曾無涓埃之益  
以申犬馬之誠遽迫頽齡實漸厚祿亟上引年之請庶  
遵知止之風敢覬鴻私密加陶冶謂筋力弗逮閔勞以  
幾務之繁惟體貌所存優假其藩宣之任崇書殿之峻  
秩長天官之近聯計所冒蒙轉逾涯分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仁深求舊道務曲成推行葦之風出于忠厚矜黃  
髮之士不廢咨詢以是庸虛過叨眷與顧雖朽憊尚知  
激昂昔馬援有言丈夫貴于益壯而夷吾所戒老者使  
之無偷竊企二賢之規庶報九天之賜

謝官表

恩華驟委班寵浸加悃悞惟誠難遂聞天之素戰兢無  
所獨深致寇之羞竊以天官介卿小宰四命席文昌之  
右地當巖石之具瞻歷選熙朝皆倚端士豈容昭世而

寘匪材伏念臣天賦朴忠智慚涼薄早以具臣之職過  
膺上聖之知回翔斗樞參貳鼎寶汲深懷大人皆謂其  
弗堪履薄臨淵日徒增于若厲粵自大明出震孚號格  
天方四門之廣聰預三卿之授策內訟無補自甘黜幽  
敢圖睿眷彌深濫恩薦及昔子文逃祿臣以為非適禮  
之中范宣讓能臣以為識從政之要由是輒據鄙素仰  
瀆淵聰鴻造曲成牢讓弗獲拜嘉襲寵泚汗愧顏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陟降紹庭通駿下武圖任其政深惟先

帝之知人有言必酬抑使忠臣之盡節用是朽鈍亦叨顯庸敢不夙夜永圖彌綸衮職庶盡致君之願以無假器之憂

為韓端明謝除河陽表

伏奉制命授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州事者詞林慎選驟蒙三錫之榮侯服近封仍預一麾之寄仰銜恩紀俯激懦衷臣早以顛蒙最為遭遇昔蕭生疎外猶曰雅意本朝汲黯戇愚亦冀

拾遺禁閹忠臣之義私願悉然豈當身遠宸廷心馳魏  
闕緣臣犬馬多病蒲柳早衰內苦疔瘍居無聊賴重以  
公鼎之任近屬乃兄私門之榮夤絕當世戒滿盈則有  
道家之前禁避嫌疑則訪故事而具存是以懇貢愚誠  
乞從外補皇慈開可微志獲伸尚沐深仁曲加異數兼  
殿閣之崇秩假虎竹之分符雖辭玉堂之游仍緒金華  
之業材非所稱恩實不訾愧渙溢中啓居無措謹當砥  
礪素守夙夜自公愛君之心無終食而少懈治民之效

庶期月而有成以是毫分上酬覆露

為韓持國謝知制誥表

潤色帝謨已濫代言之選備員諫列重非補衮之資驟  
玷豐恩曷勝厚幸臣聞論德定位故竅言不敢妄升為  
官擇人則允釐可使無曠是則名器之慎小大悉同矧  
惟樞機遠猷鼓舞庶俗渙汗大號沛然流水之源獨化  
陶鈞逮于風霆之運贊畫之重代工實難內則謹四禁  
之嚴上則詔八枋之二向非智略穎出學殖耆明言之

無文行而不遠伏念臣早緣世祿有志儒書資既陋于  
逢時器弗周于大顧無求而已矣嘗自効者久之聖朝  
義不棄人裁賜冗職踵英游于中秘假別乘于小邦  
旋復曳裾王門執簡史氏智不逮事寵獨逾涯拔擢于  
泥超躡倫輩螭坳置墨未終歲月之勤鳳池演綸俄契  
雲霄之望內省無似殆將疾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垂  
意紹庭永圖能哲兼九德而咸事務衆善而弗遺顧左  
右前後之臣必皆莊士泊文墨議論之際不遺片長夫

何藁軀適遘昌運謹當浚明自勵正學以言思慮所存  
不敢越繩墨之外毫髮無隱庶以增日月之光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二十七

宋 劉攽 撰

書

與王深甫論史書

古者為史皆據所聞見實錄事迹不少損益有所避就  
也謂之傳信惟仲尼作春秋乃諱國惡耳夫春秋聖人  
所特作以見一王之法不當引為史例然其諱國惡猶

但使顯者隱之大者微之率皆有文以起焉不昧昧都  
為藏匿使不可知也後之史官不達此意猥自託于聖  
人以是為史未嘗直書上則顧時君忌諱退又惡斥言  
當世權勢大人罪過改之易之以就美好悅生者而背  
死人不顧是非故賢士大夫之事業有不記者焉僕不  
自料常欲矯正此弊是以竊作丞相萊公傳網羅舊聞  
整緝異端亦可以少見凡例矣傳曰所見異詞所聞異  
詞僕今去萊公數十年非見而聞也于其行事官爵進

退不得如目覩一二道之也左丘明世為魯史又親見時事其著賢大夫成敗率不過以再書太史公作張良傳稱非天下之所以存亡則不著知古人為史不必瑣瑣毫舉釐錄也萊公事蹟在人者多僕特取其大節數事左丘司馬之志也今枉一通足下以僕前意觀之當還示其可否焉太史公作帝紀世或傳武帝怨其刺已而言景帝之短遷以此生死班固私作漢書幾不免誅習鑿齒書枋頭之敗垂為桓溫所殺為史之禍乃至此

所謂盡言以招人之過者歟然僕非敢如此以自取直  
名欲正史法明春秋之指以趣聖人耳然此意未易為  
俗人道也足下為吾蔽匿使知之者知之不知者不知  
則吾幸矣

與韓持國論侍講不合稱師

前者所議侍講坐位恐未適暢今再具說如左

一所以言侍講未為傳先王之道者凡九經非皆出于  
孔子師儒相傳舛錯搶攘齟齬不安者不可勝數雖前

世通儒未有能通一者也然則九經可謂中有先王之道矣謂九經皆先王之道者非也又況誦讀章句不敢蹉跎而可謂之傳乎孔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則必待其人聰明淵博心通聖人不滯于末學不流于章句而後可言傳矣今之侍講說釋九經彼善于此則有之矣言傳先王之道則可謂誣衆人也況可夸于天子之前乎傳道非爵位可及豈可一預此職而便據此名哉

二所以言侍講不得為師者所謂師者師其道德者也然道德非言不傳故學于師者有問道有請益未嘗聞不問不請而強聒者也今侍講之于人主執經在前不待問而道之不待請而益之此則侍從之臣進說耳尚何師禮之有不惟若是人便有說古今師資不同然必待其人心服然後師之今天子聖明于侍講未以為可心服也豈可強屈人主以伸羣臣之志乎易曰朋友講習所謂講習者非以先王之道相磨切乎在人臣則講

習通于朋友于人主一經講耳便望為師是豈為下之禮乎

三所以言非有司之失者凡朝廷法度著在典籍有司不守則為有司過假令朝廷向有令曰侍講師臣必坐而後語而今有司失之則可正之矣今則不然天禧之時侍臣皆坐侍講亦坐乾興之時侍臣皆立侍講亦立其後有事者立無事者坐侍講亦立亦坐皆出人主之旨豈嘗為侍講特定禮而謂有司之失自數十年來講

官豈皆不辨禮義而叨居其任乎特恐今之講官思慮不能無失過而建言希冀殊禮望于太上必欲得之故推過有司耳

四今之議者將曰人臣何嘗不坐于上前今講論逾時予坐以示尊德樂道何苦議論愚特以為不然凡禮之所貴貴在止邪于未行朝廷之上几席之間逼近至尊一坐一立便是大事人主有命許之與人主不命請之便分逆順豈可苟相容悅而忘義以處之也是故逆莫



大子逾分亂莫大于要君惡莫甚于阿私罪莫重于罔  
上今非師而求以師禮見待是逾分也以尊德樂道之  
名脅持主上求必異已是要君也此二者講官之失若  
有司知其非義而以出于賢者不敢違之是阿私也強  
為之說而曲使相合是罔上也此二者有司之失董仲  
舒所謂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義被之虛言而不敢  
辭此之謂矣不可不察也

與王介甫書

見所與曾公亮書論青苗錢大意不覺悵惋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而能判曲直豈不為美然而聖人之意以無訟為先者貴息爭于未形也今百姓所以取青苗錢于官者豈其人富贍飽足樂輸有餘于公以為名哉公私債負逼迫取于已無所有故稱貸出息以濟其用介父為政不能使民家給人足無稱貸之患而特開設稱貸之法以為有益于民不亦可羞哉甚非聖人之意也自三代以來更歷秦漢治道駁雜

代益澆薄其取于民者萬頭千緒周公之書有之而今  
無者非實無之也推類言之名號不同而已矣若又取  
周公所言以為未行而行之吾恐不但重複將有四五  
倍蓰者矣一部周禮治財者過半其非治財者未聞建  
行一語獨此一端守之堅如金石將非識其小者近者  
歟今郡縣之吏率以青苗錢為殿最又青苗錢未足未  
得催二稅郡縣吏懼其黜免思自救解其材者猶能小  
為方略以強民其下者直以威力刑罰督迫之如此民

安得不請安得不納而謂其願而不可止者吾誰欺欺  
天乎凡人臣之納說于時君勸其恭儉小心所謂道也  
豈不逆耳難從及至勸其為利取財于民廣肆志意不  
待辭之畢而喜矣故姦臣爭以言財利求用不復取往  
古事言之在唐之時皇甫鏘裴延齡用此術致位公相  
雖然二人者猶不敢避其聚斂之名不如介甫直以周  
公聖人為證上則使人主無疑下則使廷臣莫敢非若  
是乎周公之為桀跖嚙矢桁楊接槽也商鞅為秦變法

其後夷滅張湯為漢變法後亦自殺為法逆于人心未  
有保終吉者也且朝廷青苗之息專為備百姓不足至  
其盈溢能以代貧下賦役乎府庫既滿我且見其不復  
為民矣外之則尚武功開斥境土內之則廣游觀崇益  
宮室鄙語曰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自然之勢也介甫一  
舉事其弊至此可無念哉可無念哉

與青州歐陽尚書別紙

某頓首近專人回上狀計即通達遞中蒙賜手誨伏讀

感慰亡兄安葬十月末已得襄事家嫂諸孤尋還南都  
目今定居伏恐要知某愚慙孤寒前在試院不幸與小  
人共事論議之間為所詬辱既素知其心病狂易都與  
包含隱忍未嘗酬對遭橫逆而自反犯而不校此實古  
人所貴況在鄙淺實亦不易堪任以為如此可以免咎  
不意臺憲風聞不辨曲直大相排詆朝廷知其無他置  
而不問然而章疏相繼詞語百車掎撫咎惡甚于驪兜  
共鯀處正罪罰急于貪賊背叛上恩寬博裁令贖金中

憲呂公以為朝廷綱紀在此一奏風俗醇厚在此一舉不放逐邪佞不足以正邦毅然奮筆有仲山甫不吐之風知雜陳御史身在試院目見始末上牽下掣不得自由傳致文字使之相稱朝廷憐其無辜又不欲小挫臺憲之氣遂但奪差遣使歸館供職餘論洶洶又復數章然後得已聖朝治道清明是君子道長之時誠不自甘棄為小人猥蒙羣賢見諫然觀自古志士君子與時乖迕捩曲為直不能自白歸之有命無世無之某固無似

敢不安之若命乎柳下惠仕魯三黜令尹子文仕楚三  
已某到京七年三蒙臺論小人何幸乃與下惠子文等  
但其無愠色未能若古人然亦敢不庶幾也小人胸中  
感慨無處告愬受恩門下積有歲年故敢容易布聞語  
言忉怛使側目者見之又當重得罪得伸于知己萬無  
悔惜伏惟亮悉

為伯父上集賢文相公書

伏惟相公以將明之德當弼諧之任平殄寇亂惟清緝



熙熙無與雙畧不世出所謂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  
功也致為上衮海內大服咸曰昔有周邵今惟相公天  
下幸甚受策之日遜美讓善以南陽范公為材舉而自  
代故天下咸知相公不伐而無私知賢而尚德論思之  
重小大必稱故天下咸知相公任人必當其材有功必  
報其勞夫宰相之任論思之重相公舉賢而讓既得其  
人則百執事之微亦將選擇而無曠工矣有勞者旌  
有功者既賞則天下懷材而未試者亦將繼嗣而進之

矣此泰山之符千一之遇也當是之時束帶而搢紳者  
皆不狂不愚無罪戾于身孰不願受賜于相府乎某也  
不愚不狂幸免罪戾是以敢進其說于左右雖然百執  
事之進其說于相公者多矣語不切則情不達是以銜  
鬻之詞必過其實某也小人不敏以厚誣君子仲尼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然則相公取人之方不出于此矣  
相公之治益州某時承乏興元愚戇不肖無所建立謹  
守詔條平治獄訟竊幸無敗闕相公以其屬吏之故廣

聽兼採謂其有勞曲賜獎借銜被恩遇刻肌刻骨然則  
某之獲幸于相公相公之垂譽于不肖皆在于已試矣  
則某之進說于相公不待詞之畢而喻也豈相公能譽  
之而遺其身乎某今年逾六十齒已衰邁然其愚戇不  
肖之心猶知感激竊樂聖賢之相遇太平之有期使得  
磨厲鉛鈍少立薄效然後退老園畝無所恨矣力短謀  
拙上無朝廷之援旁寡朋友之助是以蹉跎郎署棲遲  
外補某竊悲之伏惟相公均進賢任能之道少迨不肖

推賞功旌勞之典俯憐未試不替疇昔特賜振拔使得效其尺寸必無隳敗以玷厚知某聞見于君子言及而不言謂之隱某其敢自囊括以取大責于大君子乎是以冒進其說伏惟裁擇

為人上宰相書

某聞古今之論者曰善為國者無他使賢者能者帥職就列而不敢伏斯至治已善為仕者無他使國家求與之共事而後出焉斯善士已書曰克明俊德道賢傑之

在位也易泰之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道上之所以  
接下也然是二者有說焉世固不疑賢能之可以興治  
而謂士者待上求與之共事而後出焉不亦越乎夫古  
今異宜亦豈嘗謂若成湯之于伊尹魯侯之于周豐而  
後謂之求之哉彼疎遠窮賤之士介特自守無望于朝  
廷而爵命有以及之斯豈非求之之效歟夫識度有高  
卑智略有廣狹誠使以德舉者不奪其職以材用者不  
逾其分則山林枯槁之士舉欣欣然係踵而至矣又況

其近者乎伏惟某公閣下以全德倬度寅亮王室謨明  
輔和惟清緝熙功業日新而無疵仁化風動而彌遠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可謂至治之極矣某也疎遠窮賤之  
士也無左右之介未嘗得至于門下仲尼曰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竊自念勤身苦志從事于學幸不後于衆  
人不見棄于朋友儻可與童昏庸昧之倫長甘貧賤之  
恥乎古人有言曰百發一不中不可謂之善射射末藝  
也固以全之為美今雖賢傑羣萃而疎遠窮賤有遺而

不省者將非百中之美乎伏惟閣下念之傳曰言以足  
志不言誰知其志虞書曰敷納以言仲尼曰不知言無  
以知人也誠謂閣下必一言而知人故敢冒進其說焉  
伏惟閣下亮之莊周之書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恭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志急與  
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材而觀其仁古之君子其察人  
如此之詳也某也不肖惟閣下所以命之

為王郎中論事上宰相書

昔汲黯有言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然則郎吏雖賤亦預論議時薦狂瞽仰禪萬一古之道也況其忝千里之寄膺牧民之任有所懷蘊默不敢言非忠盡之義也某惶恐死罪伏見赦書升曹許為輔郡恭以聖朝治具張設制作明備地平天成百度修正自前世之闕典百王之逸禮利而正之振而行之又況王圻千里大衆所在輔翊之郡未合于古宜乎明詔之發德音而著甲令也昔炎漢隆盛累葉至孝武之時始廣三輔益由



此矣然東西兩京皆曰寰內鑾輅臨幸則為行在宮齋  
暫局爰號居留制度事體自昔一同皆有輔郡扶贊風  
化今鄭滑曹許悉為節鎮唯汝州號稱防禦似猶不稱  
愚以為汝為輔郡在曹許之先亦宜建節以威重都邑  
巍巍赫赫盡善盡美矣且鄭州本亦防禦景祐之初始  
賜奉寧之號然則防禦小郡不足以陪輔帝京近事之  
明比已國家節鎮數十川峽廣越之郡往往以僻陋賜  
額汝州地盈六縣生齒數萬西瞻洛宅陵寢兼在北顧

浚都佳氣相接楚鄧南土正居藩蔽于以啓元戎之乘  
假中軍之節不亦宜乎某愚慙不足以知治體近者輒  
以芻蕘之言上奏天聽懼其拙訥未能明白敢復干聞  
執事伏惟某官寅亮天工董正國體聚精會神講畫如  
一達聰明目幽遠必屆幸論道之朝訐謨之下垂聽愚  
言少賜詳擇千慮一得實所願焉

為趙賓客上執政書

某結髮仕宦至今五十餘年方其少壯之時不能出奇

勵節外之則竭股肱之力以治戎服敵于邊圉內之則  
極文墨之用以正議直言于朝廷今年逾耳順筋力益  
衰思慮益昏而朝廷方興太平之基廣教化之源才臣  
志士黑髮壯齒駕肩接踵奔走圖議官無曠工野無遺  
賢顧某其人長物也然而不自揆度猶敢有言于相府  
罪人也願相公矜而察之幸甚幸甚某聞大雅之詩曰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夫行葦之微牛羊避之而後王  
道備焉故周家忠厚必至于養耆老以成其福祿非獨

王化然也田子方見公家之粥老馬者贖而取之為其少盡其力而老棄之為不忍也故恩足以存舊老義足以感新壯可謂賢士矣某其亦可自比于此而冀見憐于執事乎某之族內外待某而食者僅百口男女之成立待某而婚嫁者且十數家無累世蓄積之富身無四海田園之歸饑寒凍餒是憂是虞某雖欲勿仕不可得也某豈願以桑榆之景進而不知止乎先王之制七十而致仕幸某今猶未及數年雖黽勉班列未為大咎也

相公誠能加惠哀憐使某復得補郡以濟其饑寒之患  
使宗族百口靳靳然有所仰給此其為行葦勿踐而備  
王化也老馬見贖而稱賢士也其亦不遠矣州郡之役  
某雖朽鈍固常熟之耳目足以究簿書之繁志慮足以  
察獄訟之情日夜不怠自謂無曠豈敢使事有不職民  
有失所以孤相公任人之意乎伏惟哀憐幸甚幸甚  
為人以文章與知己書

小人受顧盼于門下寢遠以閣下藻鑑明徹照灼忽眇

不疑于小人獨有所未盡也小人猶願有陳于左右何者譬猶彈絲吹竹擊劒射御雖既知其工矣未若時得試之于左右見長競能曲終技窮憊然稱善其為快心滿意稱曰知己者不愧矣是所謂囿于物而相于技者也雖然是小人之所以事君子盡心之道也某七歲好詩至今垂三十年日夜之所積習精力之所追及旁貫經史下協聲律紙墨所存不下千首雖當世多賢不敢仰希一二而上追古人之作竊以謂無甚大愧夫擊轅

叩角之歌詞甚俚質而賢君採之故下情達而幽滯得  
出也又況感激時事吟咏國政獎善而刺惡有敦厚之  
風耶世無詩官畏陷誹謗之罪故不敢露已時就閒僻  
竊寄拊拊而已伏以閣下之于小人有照之之明而加  
以久要之契某其敢有隱而不盡心乎謹錄古律雜詩  
若干首拜獻左右伏惟少加材擇

答西京解元李秀才書

某頓首秀才足下辱書稱道累幅甚荷甚荷夫洛陽天

地之中而帝王之所更都也其居士鄉秀稟受中氣涵  
泳德化宜乎其有以異于四方哉某也異邑之人未嘗  
從士大夫遊過當賓興之任蓋造形而度長短者易以  
自必循聲而察律呂者鮮于不誣況于蒙鄙而可以小  
知君子哉此其所以臨事而懼也誠不自意魁偉俊傑  
之賢幸皆不失內自矜喜穀梁子曰名譽已聞而有司  
不舉者有司之過也今某既免有司之過矣古者貢士  
數與于祭者有賞得賢如此其無慶賞之望乎又以自



賀也因書還答不悉

衆學官移兩判監書

某等謹再拜上書判監舍人王公判監傅公閣下前日  
閣下以劉蒙為學正某等以為不宜屬草具書將以薦  
聞于左右當是時有習于事者見教曰今近臣貴人位  
崇志得悅順之言日聞于前夫位崇則下之奔走者衆  
志得則禮樂法度可以闕略悅順之言日聞則忠諫必  
不入矣如是而又重之以學問之博詞說之辨必且乘

入而闕其捷吾見若之默而自屈也某等以為不知言  
凡太平之世强者所以不敢暴弱象者所以不敢陵寡  
材者所以不敢詐愚由禮義法度存也禮義者先聖人  
之遺教是也法度者時君之詔令是也禮義者先聖治  
人興化必且安守禮義以待士固持法度以馭衆今一  
舉事遂兼犯此猶足自立乎蓋以為有所不知而過舉  
也誠使有所不知則樂聞其告者矣知其為過舉則毋  
憚于改更矣又何謂不可以忠告法語哉是以有望日

之牒辭達而已不敢衆請也跼蹐俟命漠然累日閣下  
既不見報而劉蒙遂自入學矣于是前見教者雜然而  
笑自以為知言而某等愚陋也某等又以為不然凡賢  
人君子所為始末後先固不必同要其歸于是而已矣  
今所舉不義而固為之者非以恥過作非也殆將以極  
衆人之論議而視其強毅詭隨則賢不肖自判矣此古  
者觀人知人之術意閣下亦必出于此是以又屬草具  
書以薦聞于左右又有見教者曰凡下之役上職也賤

之聽貴決也愚之從賢義也今祭酒司業貴矣賢矣為人上矣博士愚者賤者為人下者聽之役之從之而已尚何多言乎某等又以為不知言何者三公皆嘗為天子御史諫官矣方其禁切人主雖置三公九卿焉有不合己者必力排而極陳之常恨其不見用夫人臣之人主有天地之隔其敢抗言知義者非以其所守者法度所循者禮義然耶故犯上而不憚危焉直己而不使屈焉今祭酒司業之于博士比肩學官耳非有君臣天

地之隔吾以禮義法度而告之庸何慊乎在人主則必  
欲聽用已而盡從其言于已事則恥聽于人遂非而不  
移豈賢臣之用心乎是非所望于祭酒司業也某等遂  
又有前日之狀今又累日矣不審閣下為如何見教者  
又且將大笑矣某等無復以他義仰期閣下矣古者有  
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今閣下廢詔文而侵博士之官  
用非其人某等真不得其守可以去矣閣下以昏姻之  
家私情曲禱用一庸士而以大義正道使五六學官引

去閣下上非所以為國下非所以為身想閣下通人必  
不爾也不然則閣下叛戾詔書蔑棄寮屬食用童駮教  
率國子亦將有宏議遠略非某等所及倘一告喻之某  
等亦箱口受教矣

欽定四庫全書

彭城集卷二十八

宋 劉攽 撰

啓

賀參政某侍郎啟

伏審先膺詔策進貳台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率性純粹踐行中庸與學究乎天人令望允於文武暴陽秋之和氣諧金石之正聲迺其毓粹元精稟符人傑周雅所

詠老成重於典刑荀卿有言大儒所以美俗而自雍容  
法從輝光本朝雖北門靖深之謀一歸於基命而公鼎  
變和之寄仍觖於具瞻函錫袞章坐陪國論主上勞乎  
求輔安於仰成且師錫所同夢賚惟允聖賢於此胥會  
禮樂其有不興休命甫行輿情大洽某早以孱瑣幸蒙  
顧憐跼迹小邦晞風賓閣無庭燎照客之望徒愧其不  
材懷巢燕賀厦之誠尚矜其弱羽

賀資政吳侍郎啟



伏審光被詔函出臨侯屏本朝恭讓方均逸而優賢三  
輔浩繁資陪京而作鎮矧惟召南之所覃化單父之存  
去思蒼生具瞻周邦咸喜恭以某官比德伊管致君勛  
華謀大而志深器遠而任重輸元忠於廟禮被成烈於  
鼎彝蓋秦伯至仁帝以之賜壽博陽陰德世知其必封  
今措紳仰畫一之規黎俗期可久之業豈其淹哀衣而  
信處局霖雨於一方必將下玉堂之書正金鉉之拜某  
早以孱弱獲際輝光親聆咳唾之音兼辱匍匐之賜頂

踵之報私誓於所天燕雀之誠復歡於成廈

又

恭審先被綸言還躋祕殿峻金華之茂選撫召南之舊  
封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具體上仁秉彝迪哲主盛德而  
不牽於俗守經事而皆得其宜降半千之昌期邁億萬  
之休運佐王之略先信於合心格天之功歷試於柄輔  
惟長波之所蕩芳風之所懷雖復偃息寰中優游事外  
足以師保兆衆羽儀本朝昔周公碩膚由新迎而邁止

伊尹先覺暨累聘而幡然何則太公之規必圖任而求  
舊尚德之度亦屈己而濟時今昔同符聖賢胥契介圭  
繡衮相見於蕃之儀羔羊素絲矧按已成之俗某久繫  
陶冶素辱顧憐聆休命之甫行俯懦衷而增慶瞻望門  
宇無任喜躍舞抃之至

與揚州知府某侍郎啟

某早歲嘗叩寶閑獲親諄誨屬介藩之均逸阻巖石之  
具瞻景行於懷向風增聳茲者叨膺詔檢獲貳海邦稽

方伯賜履之尊仰元侯撫封之重惟我編小實所依歸  
恭以某官清德鎮浮壯猷經遠藩守之寄憬夷懼乎威  
名繩直之風當朝聳乎正色蓋大雅所頌老成重於典  
刑以商書之言圖治貴於舊德必且登進機密旁副僉  
諧敢冀上為宗祧精調寢饋

回留臺吳侍郎啟

近者伏蒙垂顧具僚寵頒溫教忘位貌之夔絕辱咳唾  
之緒言益簪履至微大賢存心於軫舊荆棘雖陋卿雲

均廕於不遺藏弄為榮服之無數青陽播物流筭過中  
惟練氣而葆和固若時而集福今朝端風夜之士海隅  
誦詠之眈揚榷英徽惟第成烈而皆悵衮衣之來暮思  
霖雨之及遐俯擬輿情面稽天意必正富民之拜以速  
迓衡之期敢冀上為廟朝精調寢餽

謝留臺吳侍郎啟

伏蒙垂顧敝居寵頒雅什愧衡泌之甚陋聆韶夏之至  
和詎能審音祇其忘味恭以某官德著而言立氣盛而

化神廣載九歌之餘優游二南之域吟咏乎情性敦厚而溫柔皆可以播于管絃著之廊廟惟先公之舊事有上仁之所廬彛鼎猶存松菊未廢果貽鈞念責以緝辭雖音韻趣高靈均之所未覩而文章公共賜也可得與聞蒙賚逾涯俯已多幸縻於印轂阻叩軒墀瞻望台先無任區區之至

賀知府某給事啟

阻遠賓閑浸更歲律風波失所邈在海隅繩墨見羈居

抗俗狀惟舊恩之未報加景行之素深馳精鎖闥結戀  
心石茲者伏審光膺詔旨移領介邦稽方伯賜履之尊  
仰元侯撫封之重繫我編小實所依歸輒同謝人均慶  
鳧藻竊惟跋履長道綏固天倪恭以某官清德鎮浮壯  
猷經遠器深中而周用刃無厚而有餘宣風外臺則賦  
輿辦于心計授鉞方面而戎索著於威名雖偃藩以均  
勞實注意而有漸必且進登機密旁副僉諧敢冀上為  
宗祧精調寢餽

賀知府某諫議啟

伏審光膺言綍復秩諫垣先守經邦德何嫌於一青次  
公為郡善仍及於重臨舊物復還豐恩惟允恭以某官  
材任國器智為吏師臺閣頌其風規藩翰著於治最惟  
洪河之與壤當北道之要衝堤繇遂寧繫王尊之壯節  
父老為請宜寇恂之借留將疇茂庸豈徒中復行被光  
華之選以崇豈弟之風更冀保頤用符言願

賀知府某侍讀啟



向者叨被詔除出分郡組治任戒道懷謁詣辭悵隴坂  
之遽遙瞻階符而棲戀旋聞峻春官之茂秩釐須句之  
與區皞濟遺風一變可以至道股肱重寄四國是以於  
蕃仰惟涓選休辰條布寬教神明所勞啟處用康恭以  
某官德貫道樞學優聖聞言必垂於士則智必諧於帝  
謨搢紳推乎儒宗主上許其國器大雅所謂老成重於  
典刑春秋有云空言不若行事故復輟侍從之邇列極  
循良之遠圖即觀報政之期以趣登庸之命

與杭州知府某資政啟

伏審均逸鼎司宣風南國舳艫銜尾牛斗為之生輝壺  
漿溢塗江海知其增觀豈獨周邦有良翰之喜東人興  
信處之謠仰惟條布政經惇懋黎俗神明來舍啟處降  
祥恭以某官毓粹中和存誠博厚懷幾深之妙畧極經  
緯之遠圖致身熙朝協德聖相四方從欲以興治九功  
惟叙而可歌蓋堯以三公出居方嶽周以二伯外倡甸  
畿體貌所隆股肱攸寄實資天揖之重以陪王室之尊

方下玉堂之書即正衮衣之命海隅所僊霖雨是期某  
樗散之姿瓠落無用方枘圓鑿徒齟齬於迷津深淵薄  
氷每戰兢於投足下流所處屢憎維塵荷鈞化之無垠  
矜孤根於易拔鎔造之賜邱山敢忘靡跡小邦阻前賓  
席有簡書之寅畏乏羽翼之奮飛瞻望軒墉祇勞心石  
敢冀上為廟社精調寢興

謝太師杜相公啟

近者調官還南假道過府竊緣世契前造賓榮維父師

赤舄之崇加丞相安車之貴一見符照如登龍門矧復  
厚元禮之通家矜女侯而撫舊垂貺墨妙分沾鼎珍老  
成典刑雖景行之莫及飲食教誨荷仁心之弗遺藏弃  
為榮服之無數逼旅瑣之靡暇悵門闌之遽違阻待話  
言忽將旬日仰惟練氣自若普神致和恭以某官翊亮  
本朝緝熙帝載出入四輔之要贊襄萬務之微地平天  
成孚湛恩於無外名遂身退體至道而不居陽報則多  
福履采邵畢公茂德在小物而克勤衛武者年方懿戒

而自倣彼魯侯之頌壽富洪範之叙康寧舉集在茲夫孰為比敢冀益務遵攝下副觀瞻

謝西京宋相公啟

恪守官箴坐遙恩館夫以惟良共治之寄付之瑣材然其小邑寡民之間幸焉自守徒以簡書攸畏繩墨所羈趨槐府以無緣瞻階符而載聳恭惟尹政千里居寄二宮自天降康龐福善應惟民所止多士攸歸昔平津辱東閣之賓晉公有綠野之集盛德相望休風益隆顧此

孱姿獨窘賤事曾不獲預簪珥之下列陪畫鹿之前行苑結所深啟處無已敢祈上為宗祏精調寢興

為韓汝州謝諸執政啟

比者忝被詔除榮分郡寄獻納無補愧徒重於高門綜覆非優復叨榮於聖治矧惟陪京近壤遵汝舊封三組夸鄉兼備銀黃之寵駟馬置傳得陪玉輦之尊內省庸虛良深幸遇伏以某官陶甄品彙銓綜材良程其器而任能因所資而借寵竊以惟民共治之任付之不敏無

似之人習雖生常事亦匪易且當屬役治賦必謹於期會之間聽獄察辭或論於繩墨之外雖曰小補倘或有成庶無曠官以累塵史

為司馬中丞謝翰林啟

叨膺詔檢擢躋禁林上德敷施寬任能於求備瑣材蒙幸懷致寇以為虞視草玉堂簪筆省戶地嚴禁密或號為私臣言聽計從則稱之內相常以德選乃充詔求夫何妄庸輒當遴柬伏念某賦性穉昧為術闊疎無方朔

之澹辭守兒寬之樸學據經入對悉鄙心之所安無言  
弗酬濫豐恩之薦及勸華光之講幄叅延閣之貴游寵  
實逾涯望無他覲豈謂發中之詔驟疏蹤等之榮且孚  
號四方垂鴻來世爰訂代言之選曷容彼己之羞循牆  
自驚甚履冰之增慄渙汗莫及終襲組而拜嘉內省攀  
援抑由推獎伏遇某官至誠樂愷高誼并容噓枯發生  
密借寵於餘論陶冶致用不遺力於寸長以是小材堪  
叨異數謹當秉心正學刻意慎詞竭其芻蕘之愚効此



容容之計

為趙秘監謝官啟

大計吏治非敢望於陸明無曠天工奚獨蒙於虛受仰承恩渥俯集戰兢伏念某賦性顓愚為學疎畧進不能守據經義引大體於廟朝退弗能勸課農桑樹風績於郡邑年既運而逾邁智如懵而無堪屢更分士之權久汚居卿之秩但虞官謗以速刑書敢緣年勞復膺懋典重以蘭臺秘奧策府深嚴圖書所藏著述兼領厯數近

事皆用名儒其在私門均實世守晞先軌而無能為役  
踵前哲而胡可與同恩深巨量感極至泣揆茲際會抑  
自陶埏伏遇某官秉國之鈞致君以道同一德而熙載  
審八枋而贊襄故疎遠於焉不遺而纖介得以叙進敢  
不繩墨自檢夙夜惟寅無負浚明之心仰荅曲成之造  
為某郡守謝罷任

某瓠落於時沙汰為郡迂直自守老而益疎將迎之材  
智所不追斷斷之技已竭赫赫之譽無聞爰及瓜期得

還魏闕揣叢軀之幸會實大度之并容何則精鑒之前  
毫髮無隱下流所處風波易生至其脫致寇之災獲伸  
眉之慶非夫卿廕廣茂瑜德深純何以致茲為感曷已  
方瞻雲而迅邁阻踵門而侍言益冀葆調以候飛擢

為傳學士謝除直昭文館啟

湛恩驟委叢品無庸據非所安寵以為懼國家博極古  
志購藏羣書敞石渠金馬之庭法東壁春山之府其以  
待遠方之選致席上之珍仍踵舊規別疏儒館由是寵

學士之職常以加元宰之尊至其屬僚畧皆精選向非  
文純貫道學茂致知智輻湊而軼羣量深中而大受何  
以驟充妙選進預俊遊伏念某生質甚愚天機尤淺無  
斷斷之薄技懷芻蕘之愚忠早繇鄉書亟躋仕版會冠  
豸之承乏得簪筆而備貞念無橫草之勞驟玷伏蒲之  
列內思報効姑自激昂龔勝之議寢園詎知時變夏侯  
之止廟樂竊異詔書黜典方州尚叨符竹何不天之寡  
祐遽陟屺而經哀駒隙浸遙心灰已極違負米之始願

餘絃琴之甚悲竭修覲於天臺復參華於郎省幸簪履  
之未棄愧蒲柳之已彫敢期詔旨發中班寵逾望擢道  
山之秘奧委銓管之會繁光華一時踴躍萬狀俛思際  
遇抑有攀授伏遇某官邁德兼容至誠樂善推陶冶之  
賜密濟其剛柔暴陽秋之和曲成於品彙致茲謏陋驟  
爾甄收謹當勉懋初心堅持壹意晞浚明於夙夜慕竭  
節於風霜上酬乾施次答鈞造

為王郎中謝晏相公啟

某蟠木之姿飛蓬所歎早緣世舊獲見師門叔譽深仁  
矜女侯而撫子孔融幼齒預元禮之通家祇服誨言激  
揚懦志希先業而自勵迨壯歲而逾勤簣土終虧敢期  
於與進東隅既失奚望於收功荷中庸大雅之風極沉  
愛矜賢之量樂其樹立振以聲容使得預齒儒紳盱衡  
朝列竊自惟葑落之品無以謝特達之知然而小夫竿  
牘之間裨官道塗之說竊常從事時以白心筆墨所成  
狂斐盈帙益牛角陋曲或可感賢侯龜手賤工猶足干

霸主竊自忘於器竄思有効于己長妄綴蕪音冀塵當  
軸過雷門以布鼓眩魚目於驪珠媿心覲顏欲進不敢  
輒因門下之容憑寫胸中之誠悚負已深啟居交戰伏  
蒙某官至誠教育廣德并容許其累己之心錫以盈紙  
之誨春秋之法毫毛必收官師所材瞽矇不棄賜出望  
外先生目前夸於稠人甚乎至寶孺子可教昔蒙咳唾  
之音五十無聞今被袞褒之寵感愧之極肌骨為銘

賀鄆州某安撫啟

伏審光膺詔檢出總使符暉濟舊封實自魯邦之重圖  
書秘府益推龍馬之嚴爰屬僉求抑為德選恭以某官  
天材長懋國器宏深刃無肯綮之勞明照忽微之表輝  
映中外陟降便蕃風采聳于諫垣功利集于邦計老成  
之望眷與益隆亟躋廷閣之華暫委東藩之寄歷選故  
事仍察輿詞報政之期殆弗淹於五月秉鈞之任行峻  
陟于三階某託乘傳車幸依侯屏聆休命之甫集拊懦  
衷而載歡



為王郎中謝官啟

祇荷寵靈不任榮懼竊以郎官之選上應列星炎漢以  
還皆用名士國朝憲章前代之舊允惟是職上臺之司  
崇其班資號為通責非特入備九重之闥出宰百里之  
邦相其美遷豈其輕授伏念某機非穎悟幹力支離學  
無適道之方治鮮宜民之效濫預冥行之拔振茲濡滯  
之嫌惟考績三年大比羣吏方多匪稱之虞更被逾涯  
之寵覲然自幸不能為容此蓋伏遇某官秉持國鈞緝

熙帝載具毫毛之善必使合于春秋無寸用之材皆不遺於匠石致茲非據得以叙遷敢不夙夜惟寅繩墨自檢既以逃曠官之責亦償其竭德之心瞻望軒墉不任區區之至

回鄆州賈諫議啟

叨被詔除出董漕事無精明之敏智加壅蔽而樸愚方將刺舉屬城宣布上指商功利於毫末貿有無之化居是猶求鉛刀一割之能致駑馬跬足之效其為弗稱蓋

不待言伏惟某官德為吏師智出人表嘗辱顧於菲薄  
亦曾賜於吹噓以是無庸過當繁使瞻言德宇徒切銘  
衷方便道而之官阻踵門而上謁春和伊始福履惟休  
更冀保頤以符祝頌

為王駕部汝州謝二府啟

明詔屢下深惟共治之難叢器無庸繆辱維翰之寄祇  
膺寵渥竅極恆營伏念某器宇至卑天機甚淺學雖勤  
而功半智不足而道悠徒以襲先世之遺榮階昌辰之

臚仕奉令承教竭其髦髦之愚曠日逾時止於斷斷之  
技甘心自守絕望見知曩者方嶽之賢繼有公車之奏  
使得從尚方之給筆紬石室之成書譽出不虞聲弗中  
實鉛刀一割何足收功劒首映然於馬濫吹內惟極陋  
曷意逢亨過沐鴻私俾分侯社待詔云久可嗤東郭之  
貧懷章來歸良甚會稽之寵姑薄游以從告驚傳舍之  
易人幾成襍被之羞竊有遺簪之難尚蒙記錄不汝遐  
遼舊物復還成期加近失馬為福益欽北叟之風躍冶

効祥私有鑠邪之願顧茲幸會誠賴攀援伏遇某官掌  
握國鈞陶冶士類矜一夫之弗獲使寸善而必收葑菲  
不遺管蒯代匱致茲懦品驟玷寵光夫長人之官專城  
為重提封至廣生齒實繁自非循良鮮不曠乏田室荒  
露由勸農之靡親刑政放紛繫奉詔之或闕敢不冰蘖  
勵操夙夜自公庶茲毫髮之能仰荅邱山之賜

為司馬中丞謝參知事與二府啟

丹誠自竭鴻造靡還遂玷豐恩濫塵近輔竊以廟略所

任國威至嚴非智敏不足以預機謀非質厚不足以參聽斷何其虛授並集謏材默究所緣實繫幸會伏遇某官弼諧熙載贊襄遠猷喜密借於餘光仍垂譽於所試致茲忝冒夙越等夷佩服之深敷宣罔既

為韓相回前兩府啟

叨膺詔策足踐鼎司智不逮於亮工材靡周於經國夫何僉俞所及先寵驟加密計無庸抑其有自伏遇某官夙敦風義嘗借提評致寸進之弗遺蒙上仁之求舊方

深懷德遽沐寄聲研味絢辭祇增愧服

為韓端明知河陽謝二府啟

短材屢試常無補於本朝多病亟衰尚見容於便郡內  
惟僥倖實用愧羞竊以陪京近區孟津重鎮溫麥之富  
著在信書河魴之珍流於詩詠且民樸訟簡雖卧治而  
易為益地近望優非均逸者莫處豈茲無似可玷分符  
伏遇某官持平國鈞樂育士類曲借嘘枯之論益敦求  
舊之仁以是屏姿得蒙寵寄方且布宣明詔惠養寡民

內推惻惻之心庶竊循良之效阻遙賓館祇畏簡書馳  
戀之誠敷宣罔既

